

什么是文献

周启付

邵胜定同志《说文献》（载《文献》1985年4期）一文对“文献”一词提出新的解说：认为文献乃上献的书籍文章。他的论证有助于文献问题讨论的深入，但我认为他的解说是难以成立的，特商榷如下。

一

邵文首先从“献”字词源讲起，从《尔雅·释诂》找出“献：享献也。”又从古代文献中偏正结构的名词性词组修饰性成份后置习见，说明“贡献”、“膳献”、“羹献”与“文献”乃同一结构，作进献之文解，这种类推的理由是不充分的。

“文献”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，是有着专门意义的。邵文一开始也承认：“文献之名，最早见于《论语·八佾》，经孔子始用之后，它代表某种名物的概念，已经在汉语里固定下来，两千多年来沿用不变”，“长期以来看法也很一致”，“文献在古代指文章和贤人”，如果要提出新说，应指出旧说之不当，不能置历史事实不顾，只求自圆其说，这种研究问题的出发点，就值得考虑。

其实，即使“献”字，在古代典籍中，也不仅“上献”一义，即以邵文所据的《尔雅》，就有“献：圣也”（《尔雅·释言》）的记载。郭注：“《谥法》曰：‘聪明睿智曰献’，《书·咎繇谟》：‘万邦黎献’，某氏传：献，贤也。”“河间献王”、“汉

献帝”之“献”字皆作“贤明”解。古代典籍中有“膳献”、“羹献”，但并不能证明“黎献”、“文献”是作献黎、献文解，传统的一贯讲法也并不如是。

何晏《论语序》曾有叙《论语》之学源流曰：“前世传受师说，虽有异同，不为训解”，“今集诸家之善，记其姓名，有不妥者，颇为改易，名曰《论语集解》”，他也赞成郑玄所注：“献犹贤也”并引入其书，可见古代学者对前人遗产的慎重态度。

《说文解字》：“献本宫庙犬名羹献”，与“贤”义绝远，郑玄注以“献”为“仪”之假借，故曰“犹贤”。这是有根据的，段玉裁曾有说：《尔雅·释诂》：“仪：善也”，《诗》：“文王宣昭义问”，《毛传》：“义：善也。”“义”、“仪”字同。《书·大诰》：“民献有十夫”，伏生传作“民仪”，《周官》司尊彝注，献读为牺，又读为仪，皆献、仪通同之证（见《尚书撰异》）。刘宝楠在《论语正义·八佾》有关章节曾详尽讨论“献”的释义，可以参考。因此“献”作“贤人”解，也得到文字学家的承认。

汉宋学者一致释“文”为“典籍”，“献”为贤人，“文献”为一并列复合词，还是确当的。宋末元初的马端临《文献通考·自叙》指出：“凡叙事，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，以及百家传记之书，信而有证者从之，乖异传疑者不录，所谓‘文’也。凡论事，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，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，以至名流之燕谈，稗官之记录，凡一话一言，可以订典故之得失，证史传之是非者，则采而录之，所谓‘献’也。”这里文献的范围虽源于本义，但已有所扩大，这也是符合文献的历史发展与时代要求的。

新版修订本《辞源》二，“文献”释义：“‘文’指有关典章制度的文字资料，‘献’指多闻熟悉掌故的人。”这个定义比

原来的释义有些不同，范围有所缩小。“文”不仅是指典章制度，典籍、艺文、图录等亦是。“献”释为档案、书厨式的人物也离原义稍远，不够恰当。

邵文认为文献仅指上献的书籍文章，也是缩小了文献的原义，且他的解释本身亦有不妥之处。文献中的相当一部分并非由进献而来，如法令、制度、诏书等，本为帝王所定，乃上颁于下，无所谓上献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“古之王者，世有史官，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。事为《春秋》，言为《尚书》，帝王靡不同之。”记事、记言之典籍主要也不是为进献之用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所引《周礼》所称：“太史掌建邦之六典、八德、八则，以诏王治；小史掌邦国之志，定世系，辨昭穆；内史掌王之八柄，策命而式之；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，三皇、五帝之书；御史掌邦国都鄙万民之治令，以赞冢宰。此则天子之史，凡有五焉。”这里的丰富内容，仅解释为上献书籍文章是不能概全的；这儿很明显的有贤才作用在。

《三国志·魏文帝纪》云：“帝好文学，以著述为务，自所勒成，垂百篇；又使诸儒撰系经传，随类相从，凡千余篇，号曰《皇览》。”《皇览》为敕命所纂进上之书，而帝所自作，亦为文献之一种，固不是进上之文章了。

诸子百家之作，皆为文化史、思想史之重要文献，一概作为进献之书籍文章，未免过于武断，且离事实太远。据传，老子《道德经》乃为关令尹喜强迫所著。《庄子》“荒唐之言，无端崖之辞”，倡“绝圣弃智”、“独与天地精神往来”，显然也不是为上献作经国治世之用，但不能否定其为文献。

邵文的解释缩小了文献的涵义，文献本义包括典籍与贤才（及其言论），是合乎古代历史真实情况的。远古时代，在文字等记载工具未出现之前，历史、文化、生产、生活等等经验，都是口耳相传，传说起过很大作用，不少古史传说，今天已从地下

发掘的文物中得到可靠的证实。这里贤明、多闻之人就起了重要作用，就是在文字发明之后，典籍与贤才也是互为补充的。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，文字记录下来的东西总是有限的，往往解释又有歧异，而且礼仪制度是靠贤才执行实现的，在某种程度上人才甚至起决定作用。

孔子是个好学勤问的人，“入太庙，每事问”，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：“孔子适周，将问礼于老子。老子曰：‘子所言者，其人与骨皆已朽矣，独其言在耳。且君子得其时则驾，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。吾闻之，良贾深藏若虚，君子盛德，容貌若愚……’”这里就记载了孔子去周都问礼于老子（周守藏室之史），老子回答他所问的只是传闻之言，并以自己所闻知之言开导他。这里的贤人之言，当然是文献，鲁迅就曾将其引用于《故事新编·出关》中。

“文献”一词最早出处是：“子曰：夏礼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征也；殷礼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征也。文献不足故也。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邵文第三节又讲：“文献就是图书资料”（这与他开头的解释有异），他认为孔子的原意就是因为有关的图书资料不足，杞宋二国都拿不出证明来。我们结合孔子与此事直接有关的言论看，就可知邵说的不全面。

《礼·中庸》云：“子曰：‘吾学夏礼，杞不足征也，吾学殷礼，有宋存焉’。”具体所存的是什么？《礼运篇》讲得明白：“孔子曰：‘我欲观夏道，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，吾得《夏时》焉；我欲观殷道，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，吾得《坤乾》焉’。”

《夏时》即《夏小正》，为夏之历书，《坤乾》即《归藏》，殷时卜筮之书，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云：“皆文之仅存者”，他并引戴氏望《论语》注云：“王者存二王之后，杞宋于周，皆得郊天，以天子礼乐祭其始祖，祖受命之王，自行其正朔服色，备其典章文物。周衰，杞为徐君所胁，而变于夷。宋三世内娶，皆非

其国之故，孔子伤其不用贤，以致去礼，故言俱不足征以叹之。”这是以历史事实来证明杞宋二国虽夏殷之后，礼仪制度当有遗存，因无贤人实施，故文献不足，无可考证。

《左传》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一段，记孔子向郯子学习丑帝传说之事，郯国为东方民族之一国，还保存有中原已失的传说。原文云：“仲尼闻之，见于郯子而学之。既而告人曰：‘吾闻之，天子失官，学在四夷，犹信。’”这也说明：一些文献为贤才所保存，他们就是活的文献。

所以自古以来，历代王朝都很重视贤才英士以至普通民众的言论，儒家最重要的经典《论语》就是孔子言论记录的结集。孔子很重视举贤任能，《论语》中有很多评论人才的话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云：“昔仲尼没而微言绝，七十子丧而大义乖。”都是说他们的去世，是中国文献上的不可挽回的损失。

如果象邵文所说：“文献就是图书资料”，那么一“文”字即可表示，根本不必特用“文献”二字说明，因“文”即有礼仪法度之义，《国语·周语》：“以文修之”，注：“文，礼法也。”“文”亦为礼乐制度之谓：《论语·文罕》：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”（见《中文大字典》）

邵文也同意“文”可代表反映礼制的典籍，见他对“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吾从周。”（论语·八佾）的解释。我们可以进一步想，孔子在论述杞宋二国所存的夏殷之礼时，用“文献”不足征，而不用“文”字，乃因涵义确有不同之故。

“文章”一词，也作礼乐法度讲，《论语·泰伯》：“巍巍乎其有成功也，焕乎其有文章。”《礼·大传》：“考文章，改正朔”，《左传·隐五年》：“昭文章，明贵贱”，其中文章皆作礼乐法度解，当时并不用“文献”代“文章”，可见二者并不能通用，这也证明文献是有专门涵义的。

文献原来包括有尊重贤才、注意言论的意义，所以“文”、

“文章”、“经籍”并不能代替“文献”，马端临的《文献通考》也不是专考文章、经籍；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，除史实记事之外，对重要人物言论也很重视，并且经常直抒己见。

唐代陈子昂曰：“文章道弊五百年矣。汉魏风骨，晋宋莫保，然而文献有可征者。”（《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》），元·杨维桢《铁崖集·送僧归日本》诗：“我欲东跨访文献，归来中土校全经。”都是用“文献”的传统意义。

宋以后的地方性著作总汇，多用文献二字标名，如明·程敏政《新安文献志》、明·李时渐《三台文献志》、明·焦竑《中原文献》、明·何炯《清源文献》、明·张邦翼《岭南文献》、清·胡亦堂《临川文献》等，皆辑录本地贤俊诗文言论事迹。清·孔继涵有《阙里文献考》，辑录孔子有关事实，钱林《文献征存录》，专述文人儒者事迹，这里对文献的解释，也都是根据传统的说法。

鲁迅辑录的《会稽郡故书杂集》亦为乡土文献之一种，集前有序云：“幼时，尝见武威张澍所辑书，于乡土文献，撰集甚众。”鲁迅受其启发，着手收集会稽文献，目的在于“序述名德，著其贤能，记注陵泉，传其典实，使后人穆然有思古之情”，自述所辑“书中贤俊之名，言行之迹，风土之美，多有方志所遗，舍此更不可见。”乡土文献的内容大多类此，鲁迅对“文献”的理解，也与传统说法一致。

二

值得注意的是，对文献意义的古老解释与现代对文献的理解有不少接近的地方。文献的英文原词是：document，俄文是dokymyHm，原有文件的涵义。G. 韦尔西希与U. 内韦林所著《文献与情报工作词典》（科技出版社，1982）中文献的定义是：“由某一种资料（数据）介质组成的单元，把资料记载在介质上，并给资料指定其意义。”“介质”就是“载体”，这定义

不够通俗。实际上，文献乃是用文字、图形、符号、声频、视频等技术手段记录人类知识的一种载体，或称为固化在一定物质载体上的知识。这说法是比较全面的，反映了文献的历史发展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。文献不再仅限于以文字记载的有价值的资料，而且包括了音象资料——当然这是有意义的、有用的音象资料。而中国古代对“文献”的解释中，一直重视贤才及其言论、传闻的价值，这岂不是一致？当然由于技术的限制，言论之声有的被文字记录下来，有的只限于口耳相传，这是一种活动、流动的文献，其文献价值是不容否认的。其实，语言就是一种表达思想的工具，也可以说是一种载体，有价值的言论，理应属于文献之列，中国自古以来就很重视贤才及其言论在文献中的地位，这正是我们文献解释的优越之处。邵文的文献解释仅限于用文字记载的书籍资料方面，这既不合于中国文献历史发展的事实，也与现代对文献的普遍看法相悖。

正因为邵文对文献的狭隘理解，所以他认为文献不包括文物，但又承认文献中一部分内容具有文物的性质，即是有历史价值的图书、某些历史资料。这里自相矛盾，准确地说，应讲文献中包括一部分文物资料，而不是说完全不包括文物。《辞源》：“文献：……后指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。”与此同病，未搞清整体与部分的关系，不够精确。

《辞海》：“文献……今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”，这里说得也不精确。如果说文献也包括有历史价值的文物性资料，如革命文献资料，文书、地契、谱牒、简册等，这说法并不错；如指有历史价值的图书、文物、资料，那就是以部分代全体，解释就不能成立。《辞海》释文也有不确切处，仅指有历史价值，那么具有艺术、科学价值，有知识性的有用资料，是否包括在文献涵义之内呢？现在普遍看法也是包括的。

这里值得讨论的是文物中的模型、雕刻、绘画，能否算作

“文献”，邵文认为不算，因为它们是以遗存的形式直接反映历史。张舜徽《中国文献学》第一章《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》中说：“近人却把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迹、古物、模型、绘画，概称为历史文献，这便推广了它的含义和范围，和‘文献’二字的原义，是不相符合的。”认为那是古器物学的研究范围，考古学家的职责，这说法是值得商榷的。

“图书”原意中即有图象在，郑樵《通志·总序》中即指出：“河出图天地有自然之象，图谱之学由此而兴；洛出书天地有自然之文，书籍之学由此而出。图成经，书成纬，一经一纬，错综而成文。古之学者左图右书，不可偏废。”说明我国自古以来即是图文并重的。图书既是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，那么以图象反映现实的图象艺术品：绘画、雕刻、模型，自属文献之列。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中所反映的北宋社会现实情况，是文字代替不了的，是重要的历史、艺术文献，乃举世公认，其为文献自无疑义。马王堆汉墓出土之帛画、导引图、驻军图，其为文献，亦极明白，它以图象反映问题，并载于一定介质（纸、帛上），与古今文献定义俱合。至于石刻，其有文字者，早已作文献处理，金石本为古文献研究内容之一，认为只要研究金石文字，有关图象可以不论，很不妥当，大量的汉画像石是研究汉代社会情况极真实的文献，亦为学术界公认。众多的青铜器，不仅铭文值得研究，其图形也有极高的文献价值。其艺术价值自不待言，即纹样图形，亦可作分期鉴定之用。陶瓷人俑，立体雕刻，器物模型，乃实物模制，亦是以图象通过一定介质表现的，往往比用文字表达更能说明问题，怎能排斥在文献之外呢？况且“文献”原义还包含有贤才这样的活人在内，有关模型、艺术品属于文献之列自不成问题了。

台湾一些文献学家对文献范围的看法也可帮助说明这一点，《中国图书·文献学论集》（王秋桂、王国良编，上下册，838

页，台北明文书局出版，1983），较全面地收集了自解放前起的有代表性的图书文献学论文，共分五辑，前四辑为：图书之形制与典藏、目录版本学、校勘考订、类书与丛书，第五辑为文献学，包括文献概论、金石学、竹简木牍、敦煌学、方志学、谱牒、内阁档案等方面的文献，看来编者的意见图书学与文献学内容不同，但从文献学专辑头两篇论文：刘兆祐《谈阅读古籍与实物、习俗的关系》、周法高《地下资料与书本资料的参互研究》中，可以看出作者的意见认为实物与习俗皆为资料，地下资料与书本资料皆属文献之范围，与编者意见并不全合。周明确指出：“书本资料指常见或罕见之书本上之资料，地下资料指出土之遗物（包括有文字的与无文字的资料），有文字的地下资料，经过刊布流传后，也可以书本的姿态出现，例如《三代吉金文存》、《居延汉简》等，不过我们通常仍称之为地下资料……又如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写本书籍多种，则是介乎二者之间的资料了。”可见他是把文物（出土之遗物）作为文献看待，至于把习俗与实物皆看作资料，作为文献之一部份，称之为“书本以外的资料（包括地上和地下的、有文字的和无文字的）”，包括了社会学、考古学、人类学、民俗学方面的资料更是扩大了文献的范围，所论亦有一定道理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华东师范大学